

Germania

三



· 古 · 今 · 德 · 意 · 志 ·

三

A Personal History
of
Germans Ancient and Modern

三



日耳曼尼亚

Simon
Winder

[英] 西蒙·温德尔 —— 著

吴斯雅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Journal

日耳曼尼亚



· 古 · 今 · 德 · 意 · 志 ·

A Personal History
of
Germans Ancient and Modern

Simon Winder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英] 西蒙·温德尔 —— 著 吴斯雅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耳曼尼亚：古今德意志 / (英) 西蒙·温德尔著；
吴斯雅译.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German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Germans Ancient and Modern
ISBN 978-7-5520-2466-1

I. ①日… II. ①西… ②吴… III. ①德国—历史
IV. ①K516.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9792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8-745

German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Germans Ancient and Modern
Copyright © 2010 by Simon Winder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eijing Paper Jump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日耳曼尼亚：古今德意志

German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Germans Ancient and Modern

著者：[英] 西蒙·温德尔 (Simon Winder)

译者：吴斯雅

总策划：纸间悦动 刘科

策划人：唐云松 熊文霞

责任编辑：熊艳

特约编辑：程彤 朱莹琳

封面设计：xtangs@foxmail.com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刷：鑫艺佳利（天津）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9.75

字数：443千字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2466-1/K·472

定价：1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费利克斯

“如果我们远远离开温暖故乡，我们又能够看到什么呢！”

—— 约瑟夫·冯·艾兴多夫，《一个无用之人的生涯》

Joseph von Eichendorff, *Life of a Good-for-Nothing*

“请注意！历史的脚步！”

—— 马丁·路德出生地艾斯莱本一处高低不平的石阶上的镌刻

Sign on a slightly uneven staircase at Luther's birthplace in Eisleben

前言

INTRODUCTION

“被花之锁链所束缚”

笔者曾经耗费数年时间，对德国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这本书便是完完全全的个人深思熟虑的心血结晶。《日耳曼尼亚》这本书的核心，便由我数十次探访德国与奥地利的心得所构成。本书尝试讲述关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始末，从他们想象中那神秘莫测又英雄辈出的广袤森林的起源，直到希特勒上台引发的一系列历史变革，将我所有曾经目睹、阅读、引起我兴趣的事物统统表达出来，以飨读者。当然，人们旅行的原因有很多，令我深深迷恋并为之痴狂的事物，或许会让他人感到索然无味。对某些人而言，旅行让他们有机会对反宗教改革的历史遗迹顶礼膜拜；而对另一些人则是有机会和某位来自多特蒙德的变性人大打出手、吵闹不休，这中间无疑出现了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这两者之间或许会有那么一点儿交集——可能是在某个称不上热闹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因此，在本书所呈现的广阔世界中，或许笔者的文字会让某些读者感到厌烦或敬而远之——我只希望这个人群的数量不要太过庞大。无论如何，《日耳曼尼亚》只是一本消遣读物——虽然我内心隐隐期

待书中表达出的某些隐含意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人深省。

今天的德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盲区”。这片土地上讲英语的观光者，如士兵、历史学家及施工人员等，往往出于职业原因到访此地。在法兰克福机场的一大消遣娱乐便是观察那些面带困惑之色的英国新晋毕业生，他们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身穿特制的黑色制服等待航班。他们能够在德国的银行里谋求一份工作，仅仅是因为从优胜劣汰的角度看，他们的背景惊人地千篇一律——在大学里恰好学习了德语，职业选择是基于语言的便利，而非如下要求：计算水准、取悦客户或做出明智决策。

与德国有关的话题常遭回避，原因无他——在 20 世纪的某一段时间里德国人犯下的暴行。但这种回避的态度是否会导致欧洲文化残缺不全？事实上是否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希特勒对德国实力的评估甚嚣尘上？自然，本书也对第三帝国带来的灾难做出了深刻分析，但通过依时间顺序记叙从古老的黑森林开始，到 1933 年希特勒夺取权力的这段历史，笔者想避免对这名纳粹元首做过度阐释，而是试图深入挖掘欧洲大陆的某些历史走向，在很多方面欧洲大陆都与英国极为相似，它的历史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论是引人入胜之处，还是令人钦佩的辉煌之处，相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丝毫不会逊色。假如没有德国，整个欧洲的历史文化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在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德国始终勤奋前进，在承认第三帝国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重建欧洲文化，重现早年荣光。

本书依时间顺序写作，虽然对于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历史的叙述方式几经转变，有些时候难免令人感到费解，而且在描写后来的日耳曼人在这些历史时期的发展经历时，也用了几乎相等的篇幅去描述他们沉迷于这些历史时期的原因。在写作过程中，笔者致

力于不在书中罗列枯燥乏味的历史大事年表。书中大事记的写法并非枯燥乏味的简单铺陈，我会时常小憩一会儿，讨论音乐、童话、美酒，等等。但这种趣味是从何而来的呢？

有些家庭将出行和冒险当作乐趣享受，有些则抱着不那么积极的生活态度。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像所有孩童一样——假设我的家庭与别人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我们设定了一个基准，通过它去衡量其他家庭是否比自己的家庭更加喧闹、势利或阴沉。长大成年之后，站在相对成熟的角度回首往事，我发现自己的家庭（包括我本人在内）生活实在称不上有多么精彩纷呈。无论发生什么事，日子总是那样一成不变地过着。我们置身于一个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被家庭琐事包围，当我与父母和姐妹们居住在西肯特郡，过着田园生活时，却又好像待在被施了魔法的城堡里，生活只剩下懒散麻木。我母亲不喜欢一切形式的体育锻炼，因此我们也没有机会骑上自行车出去兜风，尽管拥有一个大花园，我却坚定地认为出去玩要确实不是什么好选择，外面既没有舒适的座椅，也没有阅读用的台灯。偶尔我的父亲会去修剪一下长满苔藓的草坪，我也从来没有自告奋勇去帮忙。曾经有一个夏天我们极力鼓舞自己走出家门去野餐，但我和几个姐妹被外面飞舞的黄蜂吓得打了退堂鼓，在某种情绪的酝酿之下谈话的方向开始偏离重心，并且内容变得尖刻，最终大家不欢而散。我讨厌一切形式的体育运动——当然根源是我自身能力不足——这种想法最终占了上风。当我们在学校里一如往常般忙碌时，周末和假期好似要召唤人陷入舒适的懒惰泥沼。若要理解我与日耳曼文化充满戏剧性、精彩纷呈的初次邂逅，那么了解这些人生背景是十分必要的，这次邂逅堪称冥冥中的全新支点，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回首往事，我想父亲对于这样一种足不出户的闭塞生活或许会感到十分挫败。他热衷于自己做手工，也曾经在学校练习跑步和剑术。他人生中的一大惊喜便是被皇家海军预备役征召。开始服役后不久，他认识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始终都对这件事颇有微词，因为这就意味着有整整两周时间，我父亲会彻底消失，对其他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全心全意为爱国精神所鼓舞，而她则不得不独力应付艰苦的生活，照顾一大群无精打采的孩子。而我却对父亲一年一度的远行充满热爱。他会登上核潜艇、扫雷舰和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还会乘坐幻影歼击轰炸机。事实上，整件事不过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冷战从未真正打响，最终为政府带来的只有高额的账单——极为丰盛的高热量早餐，崭新漂亮晃花人眼的制服，无节制的酒水和射击娱乐。我父亲与那些神气活现好像詹姆斯·邦德一样的指挥官并肩作战，头戴精美的尖顶帽，身穿袖口花纹繁复的夹克衫，上面闪烁的金线好像让战争变得有了意义。他有时会给我寄信，式样简洁神秘的明信片，配上合适的照片，诸如喷气机、导弹等，这也让我在寄宿学校里累积了一定的名气，虽然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

因此，就像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这样的经历或许能够为家庭带来积极向上的氛围，在日复一日充满倦怠的无聊生活中，父亲为我带来了为时两周的秘密突击冒险，而我也乐在其中。我们每年的家庭假日总是非常开心的活动，几乎总是在法国度过，偶尔也会前往苏格兰或威尔士（当然，这就没有那么开心了），地点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在法国，我们总是选择在海边度过假期，住在小出租屋里，虽然海上旅程简直是一场史诗级的灾难，充满了痛苦的呕吐，但那些前往布列塔尼或诺曼底的旅行依然

美好得如田园诗歌一般——灿烂阳光，儿童美食，充满乐趣的观光，略嫌枯燥的小型博物馆，当然还有时不时能吃到的美味冰激凌。

然而在我 14 岁的那一年，一切都改变了。我那时没有胆量当面质问父亲，为什么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我对原因心知肚明，但这件事昭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错误，即我完全忽略了身边人力物力的不足，这让我大惑不解。无论如何，父亲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坐游船到阿尔萨斯和洛林去度假，然后在去往斯特拉斯堡的运河上花上一周的时间，一到那里他就会叫出租车来接应我们的车，最后到达目的地——位于阿尔萨斯乡间的一幢度假屋。

这一决定引起了激烈的反对。选在与海岸线相距遥远的地带，这令人大惑不解——假期，顾名思义，还有什么比海滨更完美的呢？而阿尔萨斯和洛林自然不具备这个条件。我自己现在也已经为人父母，非常理解孩子此时可能的做法——大哭一场，寻求支援。卧倒在一片又一片海滩上，身为一大群无聊成年人中的一员，我经常会产生幻想，独自一人跑到乍得或者是密苏里度过假期——在梦想的岛屿上快意人生，享受完全无拘无束的完美环境。但此时此刻我们都一筹莫展，不知道父亲到底在想些什么。

自然，整件事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当时我正处于冷淡、阴沉、变化无常的人生阶段——童年的懒散怠惰在青春期继续根深蒂固地发展。每件事情都是那么令人厌烦、焦躁，又不够迷人，不能带来智力上的乐趣。的确，我的父母很有可能是经过再三考虑，才欢欣鼓舞地提出这样一个假日计划，却不曾想对我那小小的自尊心造成了莫大的打击。坐在一艘窄小的船上，沿着散发臭气的运河

航行，一路打着隔儿，沿路都是毫无特色、凹凸崎岖的法国东部景象，这几乎是那时的我所无法承受的天大玩笑。

可以预料，整个旅途完全变成了一场灾难。我父亲昂首阔步地走过桥面，好像要模仿约瑟夫·康拉德小说《台风》中头发花白的麦克维尔船长，然而他的样子又像个新兵，或者康拉德小说里其他类似的人物，冷静的胸怀中激荡着命运交响曲，思考着要是能够藏起些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或者迎来暗流汹涌，酝酿一次巨大的危机，那就再好不过了。他能自己摆平这一切，不过，唉，他的船员运气可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绝不是他想象中的一群身手敏捷的印度水手，全部人员不过只有我和我的姐妹们罢了。而当时的我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当清晨来临，水面的浓雾蒸腾起来时，我被严重的偏头痛击倒了，只能躺在甲板一侧，眼前有无数色彩缤纷的线条如虫般扭动飞舞，无精打采地读着一本安妮塔·布鲁克纳早期的小说，同时忍受着一阵阵的头痛发作。我的姐妹们比我稍微能派上一点儿用场，但她们也因为自己图案华丽的假日休闲裤沾到泥土而纠结不已。每当我们到达一道闸口，所有人都会四处奔逃躲避，抓住船舱的支柱，肮脏河水散发的恶臭令人作呕，在沾湿的绳索拍打船舱时发出尖叫。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只死老鼠的尸体漂进了水闸之中，尸体因为内部气体而像枕头一样膨胀，并在我们的船不受控制地撞上混凝土的岸墙时爆裂开来。我们总是放错绳子或者转向错误的方向，父亲一度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康拉德式的生活考验，不允许失败！）。随着绳索系住船闸一侧，水位迅速下降，船险些直直悬吊在水闸上方——或许很快绳子就会经受不住突然增加的重量而瞬间断裂，我们都会重重摔到船闸底部，粉身碎骨，所剩唯有几页湿透的安妮塔·布

鲁克纳的小说《开始新生活》。

长久以来，在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唯一真正的受害者便是我的母亲。在无数次假日之旅中，有着一一种古怪的共同之处：出门在外时所接触到的任何烹饪和清洁设备总要比在家里使用的糟糕得多。因此本应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娱乐时光也变成了各种抱怨，电热炉容量太小，或是没有配备洗衣机。每年夏天，整个世界好似处处人头攒动，房屋里、游船上和大篷车上，他们诅咒抱怨瓦斯火焰太小、水壶太破旧，毫无半分与他人共处时所不可或缺的包容精神。因此，假期事与愿违地破坏了家庭生活的核心，只剩下糟糕的食物——罐装汤、意大利面和火腿片。我们运气不佳的游船之旅自然也是如此。我母亲本是一位充满活力、手段高超的大厨，但在这里她却彻彻底底被束缚住了手脚。就好像某种令人烦躁、无心参与的纸牌游戏一样，每一餐都似乎成了极其单调乏味、一成不变的循环。母亲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感到十分愤怒——她想要的可不是坐着一艘小船嘎吱嘎吱地穿行在枯燥乏味的乡村风景之间——肮脏，恶臭，窄小，引人嫌恶，简直像是“好船棒棒糖号”¹在淡水河上的兄弟。

自然，运河时常会抄近路穿过一片破败的农田，间或夹杂着常年无人的污浊土地，这种环境为我们的游船之旅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数不清的、嗡嗡飞舞的昆虫大军。这些昆虫不论大小，无孔不入——就好像最灵活敏捷的钥匙，从船上大小不一的裂缝中钻进来。之后的每个夜晚都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当我们正在大声咀嚼

1 《好船棒棒糖号》（*Good Ship Lollipop*）是美国著名女童星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演唱的一代表歌曲。歌词中的“好船棒棒糖号”是一架开往糖果乐团的飞机。——译者注

每日千篇一律的意大利面配火腿片时，一群飞虫突然充满了整个房间，数目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空气中充斥着无用的驱虫烟雾的恶臭，以及我的姐妹们歇斯底里的尖叫。对于任何一位经过的阿尔萨斯劳工而言，一天的辛苦劳作后，这幅情境都足够令人捧腹：游船在停泊处摇摆不断，四处点亮灯光吸引着昆虫，散发着意大利菜的奇特气息，并传出混合着嗡鸣声、尖叫声和牢骚声的交响曲。

不管怎样，在我们一路向东行进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我已经融入了这片日耳曼人的土地，虽然过程十分缓慢，如今，我已经在这里居住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曾经，这片潮湿肮脏、枯燥乏味的角落，却让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为之争斗了数个世纪之久；一片几乎无法作为战场，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土地，却印刻上了从路易十四到巴顿将军等无数历史伟人的脚步。在旅途中的糟糕时刻，我被愚昧无知蒙蔽了眼睛，当时我们在河道中转弯，期盼着第二天早上到达目的地斯特拉斯堡，无意中发现了一条隧道，上面支撑着肮脏的木板显然已经十分老旧，写有巨大的标语——“运河关闭”，而且显然很有些年头了。我们实在无法弄明白这严重的沟通失误源自何处，但也只能返回最近的闸口，然后彻底抛弃了这艘倒霉的游船。我父亲十分尴尬地通过运河水闸管理员找到一辆出租车；然而从这里到我们家汽车停放的距离却短得不可思议。最终，我们终于开上了自己的车——舒适、自由、迅速。那条游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或许我们是最后一批糊里糊涂蒙在鼓里乘坐它的倒霉蛋。我们在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下定决心再也不要搞什么假日出行，然后来到了我们位于阿尔萨斯乡间的小房子。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待在阿尔萨斯的这段日子为我带来某种启示，这种想法本身

无可厚非，不过实话实说，也仅仅比完全的一头雾水好一点儿而已。我们并非来此寻找什么世界历史的断层，而只是来到法国乡间小屋度过通常意义上的假期而已，与绝大多数普通的英国家庭并没有什么分别。第一天早上，我们脚步轻快地走下楼梯，像往常那样寻找牛角面包做早餐，却只找到一种外皮很硬的面包卷可以充饥。此外，我们这座房子看上去也十分滑稽。如果英国的小镇让我习以为常、不以为意，法国的小镇带给我不同的异国风情，那么这座小房子实在不具备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特点——一言以蔽之，实在是别扭得离谱。整个小村庄的名字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沃克斯克琴（Wolkskirchen）。第一个早晨一切安置妥当之后，父亲就去与这座度假屋的主人——一位身穿厚重晨间便袍，脸上毛发浓密的老妇人商讨相关事宜。之后，稀奇古怪的事情就更多了。这位老太太讲的法语简直让人不知所云，在她经营的小店里，她和其他人用来交流的显然是另外一种语言。她给了我父亲一玻璃瓶杜松子酒（这时候才不过早上8点），这似乎也离谱得有点儿过了头——尤其是当他一鼓作气喝了三杯，却还能一如既往地继续开车。接下来一整天稀奇古怪的事情一直不断发生。

正如所有重要事件一样，只有在之后回顾的时候，整件事的意义才逐渐变得清晰——我只记得那时候把手中安妮塔的小说扔到一边，然后内心一瞬间变得十分警醒。当时我正在马其诺防线的遗址上来回游荡，眼中映出这条令人悲叹惋惜的隧道、空空如也的炮位，以及长年废弃荒芜的地下餐厅，墙壁上绘有非常精致的米老鼠图案，这自然是感到无聊的法国士兵在20世纪30年代的杰作，这景象或许能够吊起所有对那段历史抱有好奇心的人的胃口：这成千上万吨的混凝土无疑表现出了阿尔萨斯这片土地上虽然时隐

时现，却永恒不朽的法国精神。在距离最近的德国小镇巴登－巴登度过的一个下午显然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我父母之前从未到过德国，显然对这整件事感到有些不安——身边没有我的姐妹和我做伴，在到处彼此叫喊着“傻瓜！”（Dummkopf!）和“注意！”（Achtung!）的街道上四处穿行，同时耳边还有人用电影《大逃亡》中的音乐旋律不断吹着口哨，此情此景实在难以令人联想起任何战后的痛苦与宁静。

最终，我们开始了在斯特拉斯堡的观光，当然，这次我们明智地选择了开车游览。然而这趟旅程真正让我们大吃一惊。旅途中的很多事物的确使我感到十分新奇。或许我正处在一个敏感脆弱的年纪，然而斯特拉斯堡的辉煌壮丽，以及它彰显的某种我不了解的文化，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奇异的明晰感。就像一位脸上长满粉刺，来自肯特郡的歌德般的诗人，我来到了这座城市。在游览壮丽非凡的大教堂博物馆时，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美感在内心萌发。这里有一座著名的双人雕塑，从大教堂的正面望去，一位笑容满面的少女正从一位衣着精美、得胜归来的男人手中接过一个苹果。如果你绕到男子雕像的背后，就会发现他的斗篷上装饰的图案其实是蟾蜍和其他各种让人呕吐的动物。我记得自己当时长久地凝视这座雕像，几天之后再度回到斯特拉斯堡时依然感到无比兴奋，因为我能够再一次观赏它。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世纪晚期关于亚当与夏娃堕落前后题材的绘画作品。在表现堕落之后的作品中，他们经常被描绘为令人厌恶、饱受折磨、半死不活的躯体。

大教堂本身的氛围则又完全不同——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但又蕴含着某种古怪之处。对我而言，最无与伦比的精品无疑是教

堂中的天文钟——制造于 19 世纪，体积庞大，工艺精湛，倚墙而立，特别是每当正午时分，钟的上端就会有一个骷髅人像敲鼓报时，一只公鸡开始啼鸣，这是为了让人记住《圣经》中彼得否认耶稣身份的故事，之后是各种各样混杂的异教和基督教神明（朱诺驾驶着战车，还有各位使徒分列两侧），伴随着骷髅的敲鼓节奏随着机械转动一周。在这些光怪陆离的事物当中，我的艺术观感正式诞生了：潜伏在斗篷之下的邪恶事物，瘟疫横生的恐怖剧目，落满灰尘的机械玩具。

所有的这一切已经过去许久，然而 30 年来，我却不能说自己有了多么大的进步。一直以来，我的美学观念依然不着边际，稀奇古怪，即使反复尝试，也无法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审美层次。

如今的我比曾经懂得更多，回顾往事发现，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就是一直以来我期待发现的事物——一座混合了德法两国风格的建筑，本身就是阿尔萨斯这片土地悲剧性命运的最佳体现——无法清楚地限定归属于哪一个民族国家。我对这片地区的兴趣与日俱增，不知不觉阅读的相关书籍也日渐增多。因此，那段伴随着老鼠横行的运河水闸与缺少美味牛角面包早餐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成年人的人生，每日沉浸在书海中，如饥似渴地阅读，同时编纂大量关于德国历史的书籍（我真正的工作），同历史学家们滔滔不绝地对谈，这种毫无章法却充满狂热的专注之情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尽管如此，我却面临着一个十分不幸的缺陷。按理说，一个人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对自己的语言学习水平应该有了一个平静清醒的认识。我应该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自己低下的语言学习能力，就好比接受自己在分辨树种或记住电话号码上有障碍。然而许多

年以来，我始终不停地对不同种类的语言发起猛攻，就好像对障碍重重、壁垒横生的要塞大门发起猛攻：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那时候的我真是极其缺乏自知之明）、德语，以及古希腊语——简直是毫无意义的一份语种目录。保守估计，无疑我已经在青少年时代的拉丁语课程上耗费了超过 1000 个小时之久——可谓是为这种语言打下了无比牢固的基础，并且充分利用了青少年的强大记忆力——就好像吸饱了水的海绵一般。长大成人之后，我又好像染上了某种受虐倾向，毅然决然买回一本《拉丁语自学教程》，让我灰心丧气的是，这本书告诉我在曾经 8 年拉丁语课程中学到的内容不过占据了区区 25 页——而整本书厚达 300 页。随后，我又不止一次地体会到这种绝望无助的情绪——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注定也是如此，因为这些语言我都曾在学校的课堂上学习过。我依稀记得，在 11 岁那年的一堂法语课上，我曾经被老师狠狠惩罚过，因为我在大半节课上一直神游天外，一心想着把口水喷到自己的钢笔帽里。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都是考试科目，但关于它们的记忆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

俄语、阿拉伯语和德语则又不同，因为这几门语言都是我发自内心主动钻研学习的。尝试自学俄语是个愚蠢的决定——让人感到丢脸，但好在并没有持续太久。相比之下我学习阿拉伯语的态度更加严肃。我曾在中东地区待过一段时间，负责销售书籍，并且全身心地迷恋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露天集市、广袤沙地，这些都让我着迷，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字母的形状和它们充满艺术气息的用法。考虑到我在学习语言之路上遇到的重重阻碍，我并不十分确定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那时候我正住在纽约，或许是错误地发现了什么根本不着边际的好机会，我在纽约大学报名参加了夜间课